

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
万千打拼族激情的奋斗

The Graduate
朵蓝 著

毕业生

生活，不相信眼泪

他们在这个充满机遇
与挑战的现实生活里，
在理想、事业、
爱情和友情的挣扎、追寻中，
上演了一部
属于自己的青春奋斗史。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The Graduate
朵蓝

毕业生

生活，不相信眼泪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业生 / 朵蓝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38-7162-5

I. ①毕… II. ①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2798 号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21000

印 张: 8.25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段 凯

封面设计: 靳 莹

ISBN 978-7-5438-7162-5

定 价: 22.00 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9 号长新大厦 1001 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

录

Contents

- 01 毕业是一阵华丽的风 / 1
- 02 七月七的单身汉们 / 5
- 03 一人一个奢华的梦 / 9
- 04 青春何时散场 / 14
- 05 你也来北京了? / 19
- 06 背叛的形式 / 25
- 07 北京城不相信眼泪 / 31
- 08 他在追求我 / 37
- 09 梦境与清醒 / 43
- 10 哥不是传说 / 49
- 11 说谎是种需要 / 55
- 12 善良, 解决不了问题 / 58
- 13 潜规则 / 65

- 14 圣诞节礼物 / 71
- 15 感情这东西，很贱 / 77
- 16 钱是王八蛋 / 81
- 17 你听见黑夜说出了什么 / 88
- 18 没有交集的人生 / 94
- 19 最理想的职业 / 100
- 20 那时 / 107
- 21 清醒的迷途 / 114
- 22 春药 / 119
- 23 突然的吻 / 126
- 24 请你跳支舞 / 131
- 25 爱情洁癖症 / 137
- 26 我只是想帮你 / 144
- 27 《吉赛尔》 / 150
- 28 突然的自我 / 155

- 29 梦被碾碎时 / 159
- 30 早槐 / 163
- 31 野蔷薇与金盏花 / 171
- 32 一个人的罗曼史 / 177
- 33 在细雨中呼喊 / 183
- 34 她是一个好女孩 / 191
- 35 一秒钟的决绝 / 198
- 36 你喜欢我吗 / 203
- 37 时光的倒影 / 209
- 38 接近死亡的艺术 / 217
- 39 如梦令 / 223
- 40 火烈鸟 / 230
- 41 爱有没有对错 / 234
- 42 夕时 / 240
- 43 后来 / 248



01 毕业是一阵华丽的风

孔岩站在宿舍楼下等刘夏的时候，正是七月的某个午后。

他仰头看着躁动不安的宿舍楼，这两天是学校毕业退宿的最后日子。人们就像赶在一场大雨前备食的蚂蚁，东拉的，西跑的，还有砸锅卖铁泄愤的。家长们也加入了退宿大军，楼下开进开出各式各样的车子，拉行李的宝马和收废品的排子车相撞，司机被小贩揪出来索赔，造成四面八方开进开出的车辆堵塞，喇叭声、叫骂声……一阵风刮起废品车散落的纸张，宿舍楼下的那块空地连同整栋楼被折腾得倒过去，又翻过来。

一阵风吹散了满天的溽热情绪，阳光却是这般安宁，凝成一滴一滴清澈的光斑，在合欢树的叶子上，在蝴蝶兰的花蕊上，悄然流转，偶尔触地，似乎有破碎的清响。

是啊，毕业，这一天终于来了。在躁动与安宁中，大家似乎忘记了流连，忘记了回忆这四年来点滴青葱。这是幸福的挣脱，还是退一步的无奈？带走的和带不走的，到底哪个更多一点。

刘夏推开宿舍门，趴在她对面床位上的苏晨正在号啕大哭。

两个来女生宿舍帮忙搬行李的男生听见哭声，探头探脑，从她身后向屋里偷窥。沈立一把把刘夏拉进来，“嘭”的一声关上了宿舍门。

苏晨已经累了，哭声见低，趴在床上，高一下低一下地喘着气。

“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刘夏走近了一点说。

“人家吴炆啊，签证已经办下来了，”孟晓曼坐在苏晨上铺，边整理行李边说，“他俩这恋情，以后只能深埋太平洋了……”

“少说两句吧，她都这样了。”沈立用挑衣杆摘下孟晓曼晾在阳台上的衣服，扔给她她说。

“早就告诉过她，吴炆他妈从大一就想送儿子出国，劲儿都攒四年了，你以为他真能放弃远大前程跟你待在这儿吗？说他套不住你不听，这下怎么着？”

刘夏看了一眼苏晨说：“苏晨可以等他呀。”

“哈！”孟晓曼夸张地冷笑一声，“我看你们是童话书看多了，一个个跟晶莹的小雪人似的。等醒过来呀，望夫崖都建成停车场了。回来，见鬼去吧，他要真说回来，鬼都不信！”

沈立被她说得笑了一声，又赶紧憋住，催促她说：“你快点吧，晚上还要一起出去呢，收拾不完了。”孟晓曼又嘀咕了一句：“男人，没一个靠谱的。”

苏晨被她一说，又开始啜泣起来。刘夏走过去，摸了摸苏晨散乱的头发。她的电话响了，孔岩正在老地方等她，刘夏答应一声，放下手机对沈立和孟晓曼说：“今天的散伙饭照常吗？”

沈立看了一眼躺着的苏晨，想想说：“照常。”

刘夏说：“那我完事儿直接去那儿等你们吧，有事电我。”

边说边走出了宿舍，到门口她转过身，很想对苏晨说点什么，却想不出半句合适的话，想想又转回去，一溜跑下了楼。

“刘夏，晚上不准带家属啊！”孟晓曼在后面喊。

出了宿舍楼刘夏的脚步突然停住，阳光缭乱，她用胳膊遮住眼睛，似乎刚才的事搅得她有些凌乱。

孔岩老远就看到了她，挥挥手，见她突然慢下来，就喊了一声“刘夏”，身旁合欢树上的麻雀刚刚停稳，又被他的声音搅起，呼哧哧，扑腾开去。

“孔岩，你会不会离开我？”刘夏有些神经质，扑到他怀里，抓住他的胳膊。

孔岩险些被刘夏扑倒，抱住她，站稳了，笑呵呵地说：“你今天怎么了？”

她还是不依不饶：“快说，你会不会离开我？”

他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会离开我吗？”

刘夏被他反问，翘起嘴巴，赌气说：“会。”又补充：“等我不喜欢你了。”

孔岩佯装很失败的神情，说：“那我也会，等你离开我了，我就离开你。”

刘夏笑了，用小手指勾住他的小手指：“拉钩，等我不要你了，你才能离开我。”

天色有些晚了，燥热渐渐散去，风吹干脸上的汗水，很舒服的感觉。孔岩和刘夏分别后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绕着校园溜开了，漫无目的，步子轻得有些缥缈。

西方的半边云霞流金溢彩，倾城泻下，把眼前的人和事都涂成瑟瑟殷红，忧郁地延展着。多少年之后，此时此地的人又该散落在何处？被不断地想起或淡忘，淹没在人生的一个个角落，和生命一样，被时光悄悄偷走。

校园的喇叭里响起大乔小乔的《消失的光年》，调子缓平，却有苍凉的气力。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

眼中的星辰月光
消失在心中的光年
消失在心中的光年……



02 七月七的单身汉们

仲恺从艺术系教学楼出来，一眼瞄见孔岩，急忙向他跑过来，老远就喊：“孔岩，刚才郝雷给我打电话，让咱们快去七月七，兄弟们都齐了，就等咱了，过几天吴炀出国，以后再聚全就难了。”

仲恺见孔岩发呆，就搭在他肩膀上说：“怎么了？这么闷骚！怀春也过季了呀，是不是被中文系美女给蹬了？分就分，没有失恋的大学是不完美的，旧的不去，新的还不来呢。”

孔岩一拳砸在他肩膀上，说：“哪儿跟哪儿啊，我长得像失恋的吗？”

仲恺失望起来：“你看你，大学四年了，既没挂过科，也没失过恋，这些美好的青春小牙印啊！哎——到 over 的那天你肯定后悔，哥儿几个追悼你的时候悼词都没得写。”

“给你的写长点就行了。”

孔岩跟他往前走，又想起来，仲恺应该是去补考最后一科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课他从大一就挂，一直响叮当挂到大四，大家都起哄让他改姓马算了。就问他：“你考得怎么样？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不过，真拿不到毕业证了。”

仲恺说：“放心吧，这次管保没问题。”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做答案的小字条，揉烂了扔进路边垃圾桶，又啐了一口，深情朗诵道：“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名字叫“七月七”的烧烤店，坐落在最后一排男生宿舍楼的后面，隔墙就是喧哗的大马路。学校也是为了赢利，很少对这块偏远地带实施清剿。虽然隔着一道墙，但毕竟还是在校内，半夜回宿舍不必翻墙，被巡夜抓住也顶多骂几句，不至于闹到太严肃的地步。这儿也就成了男生们自娱自乐的好归宿，随便一吆喝，可以腐败一把。四年来，失恋、挂科、什么伤心懊恼的眼泪，都在这儿抛得一千二净。

名字叫“七月七”的烧烤店，却囤积着一群单身汉。

仲恺张罗着给每个人都倒满酒，端起酒杯说：“欢送吴炆博士远涉重洋……”又不知道这话怎么说，拍拍头，“那词叫什么来着，驾鹤西游？”

一桌的人哈哈大笑，边笔记边推眼镜，想想说：“那叫，饱求西学吧。”

“对对对，饱求西学。希望把你怎么欢送出去的，再怎么欢迎回来，干杯！”

仲恺搭着吴炆的肩膀：“说真的，吴炆，你也真够狠的，把人苏晨说撺就撺那儿了。事前也不放个话儿，哥们儿这替手也措手不及呀。”说着对坐在旁边的郝雷眨了眨眼。

吴炆的嘴唇抖动了一下，一杯酒下肚他的脸就开始泛红了。孔岩拱了拱仲恺的胳膊，给吴炆倒上酒说：“吴炆，签证都办好了？具体哪天的？”

吴炆说：“差不多了，下个月中旬吧。”

郝雷接过仲恺的话茬，一说话就露出一嘴层峦叠嶂的龅牙，跟仲恺是敲不烂的铁磁，此刻却不赞同仲恺的意见：“人

家吴炆这才叫大丈夫自风流，男人就得先立业。出国有啥不好，我想出，还没那本事呢。”

吴炆声音有些颤抖：“估计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苏晨。”

郝雷说：“女人，算个啥，等有了钱和地位，就得跟强力胶似的，粘在你屁股上，揭都揭不下来。”

仲恺似乎受到了启发：“对，女人，都那个德行。”

笔记推推眼镜：“但是毕竟是吴炆先不要的苏晨，我还是觉得苏晨有点屈。”

仲恺对笔记说：“你倒是会做好人了，可没有一个女人看得上你，这叫不叫屈？”

笔记叹了口气，自叹身世可怜。笔记的真名叫李寻欢，跟古龙《小李飞刀》中的李寻欢同名，但现实版的李寻欢绝对不是一个风流不羁的人，而是爱学习爱劳动守纪律的“有为男”。在无聊的大学课堂上，李寻欢以超人的毅力从头到尾打坐了四年，在一片鼾声中，他坚持每节课奋笔疾书，挥汗如雨，笔记做到超级全，连老师喝水打嗝都不放过，用脚标注着“此老师习惯动作之××”。大家都说这哪是笔记呀，改个人称，就可以当老师百年之后的自传出版了。于是李寻欢就开始叫“笔记”。一到考试，笔记的笔记就成了大家争相复印的复习宝典。甚至从没上过课者观此笔记，如身临课堂，茅塞顿开，在考试中过关斩将，六十分圆满。奇怪的是，别人用他的笔记倒是过了，笔记自己却挂得很惨。

笔记一声长叹：“你们分还有的分，哪像我。这四年，我就想好好念书来着，笔记做得那么全，可是学也没上好，工作到现在也没找着，对象更没谈上。倒想找踢，可找谁踢我呀！哎！人生的‘杯具’、‘杯具’呀。”笔记学着经典男生的样子，端起酒杯，很豪迈地往脖子里灌，刚下去半杯就咳起来。

仲恺给他捶着背：“笔记同志，我们都会记住你为大家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重大牺牲。来，李寻欢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干了！”

只有孔岩显得兴致不高。仲恺好像知道他的心事，就凑过来找话说：“孔岩，我可是绝对看好你和刘夏，他们分他们的，咱好好过就行了。”

孔岩苦笑一下没有说话。

仲恺说：“你还愁什么呀，就你最正经，最得瑟，我们交的补课费全都叛变成你的奖学金了。刘夏长多漂亮，你抢了多少人的梦中情人啊，别不知足了，刚毕业就有工作，GC，那可是业内黄金级公司，人想进都进不去。你是事业爱情，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我要是你，都美得长出尾巴来了！”

孔岩呵呵笑了声：“今天高兴，不说那么多郁闷的事。”

仲恺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小声安慰他：“孔岩，咱暂时是穷点，但不会穷一辈子，我看人准，记着我这话。”

孔岩感激地看看仲恺，感觉浑身有些热，咕咚一声，一杯酒下了肚。

烧烤店的音响里唱起陶喆《寂寞的季节》，店里一片狼藉，他们一次次找到共同发烧的主题，一次次 high 到沸腾的顶点。任凭落寞的歌声飘出来，浪迹在虚空的校园里。



03 一人一个奢华的梦

刘夏和孔岩分手后直接去上岛咖啡与沈立她们聚会。她来得早，就先进去占座了。

这样的地方刘夏倒不是经常来，她和孔岩约会的地方大都在既便宜又实惠的大排档或小吃街，这样既可以节省又可以凑热闹，其实她只需要一个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世界，只要孔岩眼里全是她就好了。

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奢华的梦从刘夏脑子里赶走。刘夏的梦就始于上岛咖啡。源自台湾本土的咖啡店，很好地保存了传统文化的优雅高尚。红木家具散发出的古色古香使每一盏暖灯都似乎长出了一双翕动的眼睛，让人联想到沉睡的百合。地毯的紫，是黑夜中潜藏着隐语的庄园，一直延伸到沉睡的玫瑰深处。

沈立和孟晓曼走进来，刘夏向她们招手，没见到苏晨，刘夏问：

“苏晨呢？还在哭吗？”

“她说有东西要送给吴炀，整理东西呢。”沈立坐下来。

“眼睛肿成那样，还怎么出来？”孟晓曼说。

刘夏边叫服务生边说：“你们说他俩还有戏吗？”

“我看是垂死的挣扎，连回光返照都甭打算。”孟晓曼坐下来，拿出化妆镜补妆。

男服务生送来三杯柠檬水，朝孟晓曼看了一眼。孟晓曼并没正眼看他，只是一个妖娆的眼神沉进镜子里。

沈立推她一把：“行了晓曼，不至于服务生你也钓吧。”

“你知道什么，要时刻准备着，保持帅哥出现前的临战状态。”孟晓曼说

刘夏端着下巴，看她们开玩笑。咖啡厅里响起班得瑞的袅袅天籁。这样的场面不知道在四年中经历过多少次，但马上就要到尽头了。音乐娓娓袭来，那么多慵懒闲散的时光，只能被一阵风吹到记忆里，用一些沙子掩埋起来了，再过一些年不知道还找得着找不着。就要离开学校了，离开她们。刘夏莫名地伤感起来。

沈立看刘夏出神，在她眼前晃晃手：“刘夏，怎么了？”

刘夏突然抓住她的手半带哭腔地说：“你们是我最好的姐妹，就算毕业了，也不能把我忘了呀。”

晓曼反而笑起来，说：“傻丫头，毕业才是人生美好的开始。放心吧，你会像花骨朵一样，扑棱棱长在我们心里。”

沈立沉默了一会儿，对刘夏说：“你真的想好了要跟孔岩去北漂吗，北京那么大，你自己可怎么办啊？”

刘夏破涕为笑：“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被我妈安排好了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明天会怎么样。我妈现在是整天唠里唠叨，嫁人啊嫁人，烦死我了都，好像毕了业我就没别的事干，现在不嫁人将来就嫁不出去了。我就想着赶紧离开家，赶紧躲远点，眼不见心不烦，我这总不能在一个屋檐下老死吧。你就放心吧，我们决定了两条腿走路，他先过去，等几个月稳定了，我再过去。”

孟晓曼点着刘夏的脑袋壳说：“你这是典型的青春期逆反综合征。嘿嘿，其实也对，我们就是不能总在大人的眼皮底

下潜伏，必须要冲锋陷阵，活出我们自己。”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烂漫的神采在每张脸上飞舞。她们以咖啡代酒，杯子清脆地碰在了一起。

沈立重新拧起了眉头：“听说北京的房价挺高的，我表姐都在北京奋斗五六年了，还是谈房色变，三十岁之前连结婚都甭想了。你真想好了跟孔岩一起吃苦吗？”

刘夏眨一下眼睛，若有所思：“吃苦啊，反正他会照顾我的，我脑容量有限，从来都不会考虑那么长远，没准，”她咯咯笑起来，“吃苦是件很好玩的事。”

“哎，人是挺帅的，能力也没得说，就是太穷了。”孟晓曼神秘地对刘夏眨眨眼，悄声说，“孔岩这样的白金级落魄书生，一经点化，一准儿成仙。我看，八成得遇到呼风唤雨的狐狸精……”

刘夏夺过她的话说：“跟我这样的在一起，只能算弱势组合，要潦倒终生对不对？”

孟晓曼憋着笑朝她点头。刘夏去敲她的脑袋，沈立也跟着她们笑。

晓曼喊：“服务生，要的是咖啡，你怎么给刘夏小姐上醋啊！”服务生真的朝这边走过来，刘夏捂住她的嘴对服务生说：“没事，她刚才饺子吃咸了。”

沈立点着晓曼的头：“你个乌鸦嘴，还是说说你的打算吧。”

晓曼说：“我呀，百年大计，恋爱为本。继续开启我的花心之旅，严格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读研，第二恋爱，毕业前完成第三步，结婚。”

刘夏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读研呢？毕业之后嫁人不得了嘛？”

晓曼撇撇嘴，很不屑地说：“本科层次遇到的都是什么人啊，充其量也就是像戴峰那样的小暴发户，没底蕴。你们说